

經部

四書辨疑卷七

元 陳天祥 撰

論語

子路第十三

先之勞之○註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解先之爲凡民之行以身先之而先之兩字之間無該民行之意義不可通解勞之爲凡民之事以身勞

之亦不知事爲何事說者往往以爲爲政治民之事語録曰勞是爲他勤勞纂疏引輔氏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與夫以時循行阡陌躬行講武之說爲證本以佐蘇氏之說其實意不相合蘇氏以凡民之事與凡民之行對說行既爲民之行則事亦是民爲之事非爲政治民之事也然民爲之事如耕種耘穫築場爲圃剥棗條桑何所不有爲政者豈能皆以巳身親勞之哉況以身勞之亦只是先之之意與上文以

身先之蓋重複也觀其文勢先之勞之四字之間惟勞字是其主意通貫上下之文先之謂先已之勞勞之謂後勞其民也如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此正先之之義所謂先已之勞是也已先有此勤政之勞然後以政勤勞其民民雖勞而不怨也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幾期也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幾與後幾幾字義同古註皆解爲近今乃訓期試以期

字與經文通讀言不可以若是其期也不成文理不知期爲期甚也今言必期其效一期字豈能兼必效二字之意又經文本是兩句其幾也三字爲一句註文亦是作兩句說學者往往以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之十字併爲一句非也既有而字界斷文勢又有後註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之一語爲證其爲兩句甚明上句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乃是說一言不可以有如此興邦之效也下句言而必期其效

却是說一言必可以期興邦之效也語意顛倒殆不可曉所謂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者此正可謂不知爲君之難也果知其難方且戰戰兢兢懼其不逮豈敢決然期定謂其邦之必興乎知其爲君之難由此以求興邦之道則其邦有可興之理然亦未敢必期其效也由是言之爲君難之一言止可謂近於興邦也夫子答定公之言蓋謂一言不能至於如此然其言能近此也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人君

果能因此言而推知爲君之難不敢自逸自恣知所
自勉則人之此言豈不近於一言而興邦乎幾之爲
言近意甚明白下文喪邦之説亦同舊説與南軒淳
南之説大意皆是如此近字之説如此平直易曉期
字之説如此迂曲難通果欲搜奇求異以易曉者爲
非以難通者爲是心不在公自昬其明吾未如之何
也已
狷者有所不爲也○註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有所不爲者能爲而不爲也智未及者不能爲而不爲也夫狷者之爲人踽踽獨行涼涼無親世俗指爲孤僻古執者是也於可交之人亦有所不交可取之物亦有所不取易於退而難於進貪於止而吝於行此乃有所不爲之謂也若論其極伯夷叔齊即其人也特其情好與衆不同非有關於智不智也果以智未及而不能爲者爲狷則天下之狷者多矣夫子何難於此哉

不占而已矣○註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不占而已矣古今解者皆不能通註言其義未詳可謂本分然却再舉楊氏之説不免反以爲累略通二字若於該括衆事處言之如云略通某氏之學略通某書大義此皆可也今於一章經中單論一事是則爲是非則爲非豈容更有略通邪況已斷定其義未

詳亦自不容别議也楊氏之說本無可取删之為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註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和則固無乖戾之心只以無乖戾之心為和恐亦未盡若無中正之氣專以無乖戾為心亦與阿比之意相鄰和與同未易辨也中正而無乖戾然後為和凡在君父之側師長朋友之間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可者獻之否者替之結者解之離者合之此君子之和

也而或巧媚陰柔隨時俯仰人曰可已亦曰可人曰否已亦曰否惟言莫違無唱不和此小人之同也晏子辨梁丘據非和以爲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據亦同也焉得爲和

此論辨析甚明宜引以證此章之義

憲問第十四

註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王滹南曰胡氏徒見首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此篇悉憲所記此億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自吾道一貫至君子欲訥於言十章皆出曾子門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刪之可也予謂滹南之論極當胡氏又以先進篇為閔子騫門人所記與前三說同病皆當刪去以戒後人之鑿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註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

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註文只說處貧難處富易於怨驕略無干涉義不可通大抵處飢寒困苦之貧者不能無吁嗟怏悵之怨居贍足豐饒之富者鮮能無傲慢矜肆之驕此乃人之常情也能安於貧然後無怨貧之心不恃其富斯可無驕富之氣心顔子處貧之心則能貧而無怨矣富而無驕不足道也志子貢居富之志則能富而無驕矣貧而無怨未敢望焉察天下之貧者萬中實無

一二無怨觀天下之富者十中須有二三無驕以此推之足以知無怨爲難無驕爲易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註復加曰字既答而復言也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

註文以爲夫子再言胡氏以爲子路之言蓋皆爲曰字所誤故各說一端而無定論也若爲既答而復言古今文字中皆無如此文理若爲子路之言乃是面折孔子之非孔子再無一言以荅之何也二說皆不

可取此一節與上文只是一段話但無曰字則上下之義自通曰字衍

曰未仁乎○註闕

曰字羨文

如其仁如其仁○註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

註言誰如其仁一誰字該盡古今天下之人更無人如管仲之仁無乃許之太峻乎仲爲霸者之佐始終

事業不過以力假仁而已所假之仁非其固有之仁豈有人皆不如之理夫子向者言管仲之器小哉又謂僭不知禮今乃連稱誰如其仁誰如其仁聖人之言何其不恒如是邪況經之本文如其上亦無誰字之意王滹南曰如其云者幾近之謂也此解如其二字意近然此等字様但可意會非訓解所能盡大抵如之為義蓋極似本真之謂如云如其父如其兄如其所傳如其所聞文字語話中似此用如其字者不

少以此相方則如其仁之義乃可見管仲乃假仁之人非有仁者眞實之仁然其所成之功亦與眞實之仁所成者無異故曰如其仁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子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可也

程子專主桓公當立直指桓公爲兄子糾爲弟意謂爲弟者不當爭國以此爲子糾罪名特欲圓成管仲不死之理也却不知子糾管仲事爲一體子糾有罪則管仲之罪亦不能逃試觀將自免以圖後功之說管仲既與子糾同謀輔其爲惡及見事敗身死方纔知其輔之爭爲不義區區以求苟免甚可醜也似此爲人豈有能成後功之理聖人稱許此等之人豈不

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不惟管仲如此

召忽亦是同惡之人其死乃是黨惡而死然子路子

貢遞皆歸美孔子亦無異議足以知召忽非爲黨惡

也或謂自經溝瀆爲指召忽王滹南辨曰其言匹夫

匹婦之諒此自别指無名而徒死者耳意不在召忽

也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此言足以解或人之疑召

忽之死既當子糾則爲無罪管仲輔之亦無不義挨

排至此則桓兄糾弟云者虛其説矣史記亦無兄弟

明說但先書子糾後書小白蓋序子糾爲長也杜預韋昭等皆言子糾桓公之兄引此諸說爲證則程子之說亦難獨是也子糾桓公皆襄公之庶弟各因畏禍分適他國無知既弒襄公國人復殺無知齊國大亂二人各以其黨舉兵内向先已無嫡庶之分又各在倉卒危亂之際安能必其只誰當立哉但桓公先入國人立之齊既有君子糾雖長亦是齊臣向因國亂無主故有如此之爭必欲責之以讓豈惟子糾當

讓桓公桓公亦當讓於子糾使桓公能自審此則子糾不至見殺召忽亦不必死管仲不死又不須論正由子糾死非其罪召忽爲義所激於是死之其死可謂無愧矣管仲則心忖子糾未正成君桓公亦僖公之子又有鮑叔牙素爲知己故忍死以待其用此管仲之志也比之召忽不無等差惟是他日能有霸諸侯一匡天下非常之功生民受非常之賜孔子以是稱之耳然亦止是專稱其功終不言不死之理意亦

可見向使仲於既免之後未及成功而死孔子必不專許其不死爲是也然則臣事人者如召忽可也程子以王珪魏徵爲諭責王魏不死建成之難亦爲未當王魏之輔建成與管召輔子糾之事絶不相類是時高祖爲君王魏所居之職高祖之所命也建成陰用邪謀死於非義輔導之官當自請其不能匡正之罪於有司無死私難之理程子引此本以申明不可同世之説意謂建成爲兄王魏所輔者正此又膠於

立嫡以長之常例專主建成當立也夫建成太宗之事又與餘者不同太宗以童稚之年運神武之略芟夷大亂剬服羣雄使李氏化家爲國致高祖遂有天下近古以來實未嘗有高祖不權事宜慮不及遠竟以尋常長幼之分處之於建成之下兄弟之不能相安必然之勢也建成難居太宗之右司馬溫公已嘗論之善乎宋王成器之言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

之上玄宗暫平內難宋王已知難居其上而以先功為讓如太宗之功又當何如哉建成本庸鄙無堪徒以年長之故據有儲副之位彼見太宗功高望重率土歸心忌嫉不得不深禍難不得不起建成取鬬門之誅太宗負殺兄之惡皆高祖處置違宜之所致也太宗固嘗辭太子之位以讓建成未嘗聞有爭奪之計惟建成內不自安百計千方期於必殺太宗於數年之間幾死者屢矣王魏受君命輔導太子自合輔

之以正道既知建成畜此禍心當如少保李綱竭忠力諫諫若不從即當棄官而去彼既不務爲此反更徇私迎合惟勸早除秦王不顧有君親在上不恤其骨肉相殘構其兄弟交惡之心速其矢刃相加之禍此王魏所有之本罪其罪正在黨於建成不在不死建成之難也死於其難正爲黨惡而死情罪益深死固當死但當就其自身合得本罪而死若不即死則遠遁山林終身不顯又其次也過此以往非所

敢知註文與程子之説不可全言管仲爲無過不可以王魏與管仲俱言有功大抵管仲之過比王魏所犯者特輕管仲之功比王魏所成者甚大夫子之言蓋以大功掩其小過也王滹南以爲所慊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權其輕重而論之予謂説者雖多惟此數語可爲定論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註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

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胡氏譏孔子處事不當别爲畫筴以示後人何其無忌憚之甚也夫以孔子之聖明加之沐浴齋戒而後言事豈有思慮不及胡氏者哉弑君之賊人人固皆得以誅之然齊國之君被弑而魯見有君在上孔子豈有不請於君擅自發兵征討之理巳先不有其君欲正他人弑君之罪不亦難乎況魯國兵權果在何人而責孔子不先發邪後人果用胡氏之言擅爲如

此之事則其僭逆之罰必不免矣明哲君子宜審思之

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註程子曰爲已欲得之於已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欲得之於已此爲爲已之公欲見知於人此爲爲已之私兩句皆是爲已爲人之義不可通也蓋爲已務欲治已也爲人務欲治人也但學治已則治人之用斯在專學治人則治已之本斯亡若於正心修已以

善自治之道不用力焉而乃專學爲師教人之藝專學爲官治人之能不明巳德而務新民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凡如此者皆爲人之學也

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註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註文以耻其言與過其行分爲兩意解耻字爲不敢盡之意解過字爲欲有餘之辭聖人之言恐不如此之迂曲也且言不過行有何可耻行取得中豈容過

餘過中之行君子不爲過猶不及聖人之明論也註文本因而字故爲此說本分言之止是耻其言過於行舊說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耻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是可耻也耻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矣二論意同必如此說義乃可通而字蓋之字之誤

丘何爲是栖栖者與○註栖栖猶依依也

註文解栖栖爲依依舊疏與南軒皆解爲皇皇蓋依

依倚而安之之貌皇皇行無定所之貌微生畝本譏孔子之周流不止惟皇皇之說爲是

疾固也○註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註文蓋謂孔子指微生畝爲執一不通也微生畝謂孔子近佞孔子復謂畝爲執一不通此與誾誾之閒互相譏罵者何異畝雖自恃年齒之尊言有倨傲孔子亦當存長長之義而以周流憂世之本誠荅之何

必復以如此不遜之言立相還報邪南軒曰包註固謂世之固陋此解是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也疾猶病也微生畝謂夫子皇皇歷說類夫尚口者夫子以為非敢為佞病夫世之固陋云爾予謂南軒之説有温厚寛和之意無損聖人之徳今從之

子曰作者七人矣○註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

李氏以作為起乃是起者七人不知起為如何起也

繼言起而隱去一起字豈能兼隱去之義若與上文通言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作者七人矣如此則義乃爲備作猶爲也爲此數事者今七人矣王滹南曰作者七人雖不見主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爲一章子曰字疑衍予謂古註本通是一章註文分之之意正爲作者上有子曰字也滹南所疑者誠是子曰二字當爲衍文

果哉末之難矣○註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

依此訓釋解爲果哉忘世無之難矣不成文理此句
文實未詳闕之可也

衛靈公第十五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註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
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
守其窮亦通

註文取何氏之說　語録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
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聖人一時荅問之辭未遽及

此葢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荅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荅上文有字文勢乃相應予謂旣有此說却不宜再引程子之說謂之亦通也又固守其窮分明是程子之說古註中實未嘗有語錄言古人多如此說亦非公論

由知德者鮮矣○註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葢爲愠見發也

第一章衛靈公問陳一節孔子在衛子路愠見一節

孔子在陳衛與陳相去數百里兩節非一時甚明第二與此第三章果在何時無文可考今乃通指爲一時之言未敢信也王滹南曰中間有告子貢多學一貫之一章既已閒斷安得通爲一時之事哉蓋孔子世家載此而一貫語上加子貢作色四字所以生學者之疑嗚呼解經不守本文而信傳記不根之說亦見其好異而喜鑿矣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註賢以事言仁以

德言

人之所以處己所以接物者無非事也事合善道然後為德仁德在身然後稱賢無無事之德無無德之賢今推註文之説賢如何單以事言而無關於德仁如何單以德言而無關於事賢與仁如何分事與德如何辨皆不可曉試從此説分仁賢為兩意論之事其大夫之賢者則仁者不在所事矣友其士之仁者則賢者不在所友矣人或以此為問不知答者復有

何說也經文於大夫言賢於士言仁此特變文耳言賢則仁在其中言仁則賢在其中賢者仁者義本不殊不可強有分别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註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蘇氏說地理遠近義有未安君子以正心修身爲本近思約守事來則應未聞所慮必須長在千里之外

也存心於千里之外以備几席之間咫尺之患計亦踈矣遠久遠也但凡作事不爲將來久遠之慮必有日近傾敗之憂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註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推己及物指恕而言以恕爲其施不窮可以終身行之豈仁義其施有窮不可以終身行之邪仁包五常

義即次之仁義之功用尤大於恕夫子舉終身可行之道不言仁義專以恕言恐無此理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蓋問只一言便可爲終身法則而行亦有如此之言乎分明止是以言爲問本求夫子要妙之言主意不在所言之事也此與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語意相類夫子所荅其恕乎者蓋謂如此之言其以恕言則有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之謂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此乃就恕上取出

一言終身可行之言以答子貢非指恕爲終身可行也答子貢所求之言須要一言之間能成一事之理試於仁義禮智孝弟忠信諸處求之皆無如此簡當之言夫子從恕上取出此語只一言便成一箇圓全義理使人人終身行之雖至千萬世其言無弊非聖人孰能如此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註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

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知其將然矣

毁譽止是稱揚人之善惡本無損真過實之私但用之不公遂有此病公毁公譽自不如此若稱惡必至於損真然後為毁揚善必至於過實然後為譽則稱其真有之惡揚其實有之善遂不謂之毁譽乎下文如有所譽之譽乃夫子既試之後稱其實有之善而亦謂之譽則譽之為義本無過實之私豈不甚明註

又變易其說以爲知其將然意轉迂回不可曉矣蓋試者試驗其見行之事見善有實然後譽之亦只是譽其見有之善而已若於見有之善置而不問却專揚其無可照證將然之善我輩尚不如此況聖人乎毁止當解爲言人之惡譽止當解爲稱人之善夫子之言蓋謂我於誰有意偏毁於誰有意偏譽如有所譽者乃是曾經試驗見善有實然後譽之也南軒曰毁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誰毁誰譽謂吾於人初無

毁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說爲是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註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毁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毁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閒哉

此一節與上文本不可通說註文先指毀譽爲稱惡損眞揚善過實之私於此乃言無所私曲不枉是非之實蓋以誰毀誰譽與直道而行互相遷就必欲使之通爲一意也毀譽之說前巳辨之既毀譽無損眞過實之私則誰毀誰譽與此一節無復相關此其不可通之一也直道而行止是民之自身不爲邪惡之行循其淳善之直道而行善其善惡其惡却是剖判他人之善惡曲直乃其在民上而治人者所爲非其

爲民者所行之道此其不可通之二也凡知爲人之理者枉人之心自不當有何必問其民之有無私曲哉必須彼先無所私曲然後已纔不得枉其是非之實彼若有所私曲已遂得以枉之邪聖人之心正不如此此其不可通之三也旣以兩節解爲一章經之全文皆當通論今於前一節中惟取誰毀誰譽一句之意與此一段相合爲說其於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之兩句畧無干涉此其不可通之四也尹氏之說

惟解上文則可於此一節亦不可通蓋自斯民以下本自是一章言今之此民亦三代之民耳在三代之時皆能不爲邪惡之事循其淳善之直道而行也蓋傷今民不如古民之直非天之降才爾殊皆其風化使然故有此歎南軒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此爲得之南軒此解與解上文之説本亦分爲兩意故兩説皆當然猶懷疑不斷其下却欲牽合爲一不免

反以為累惜哉王滹南曰記者以此屬於聖人無毀
譽之下義終齟齬疑是兩章子謂南軒滹南所見本
同須作兩章義乃可通此章首無主名蓋闕文也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註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
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
變之大者可知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今亡已夫中原古註本已作矣今亡矣夫於文為順

然此章義實難曉不可強解胡氏之說誠是前二說

眞強解也

小不忍則亂大謀○註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

皆是

婦人之仁慈而無斷匹夫之勇敢而輕發二者皆足

以亂大謀然夫子之言必居於一無一言兼包兩意

之理此必有爲而言今不可考但繼上文巧言之意

爲說則婦人之仁爲近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註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註言知足以知此理理字與下文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義不可通知及仁守以位言也人於公卿大夫等位其才智各有能至之者或能至於大夫或能至於公卿然無仁義之道以守之雖已得之終必不久而失之也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註知我之知也受彼所

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

果如此說君子不可小知乃是斷定凡爲君子者於小事皆無可知之善也豈通論乎古人於一言一行細事之閒察知人之賢者多矣人有君子材德於事之大處亦可知事之小處亦可知顧我之識見何如耳君子在下而我不知者正由我之識見有所未至非彼君子無可知也若彼之爲人果於細事之閒不顧道理所行實無可知之善雖有能成大事之才亦

未足以為君子也只以語法論之受既為彼所受知却為我之知亦甚迂曲知與受皆當一順言之知亦君子之知受亦君子之受蓋君子不為小察而其所務者大如書筭小能未盡細務及一切纖巧技藝不必多能此所謂不可小知也如託孤寄命致君澤民等事足任其重此所謂而可大受也

當仁不讓於師○註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當仁不讓非爲仁爲人所自有非有爭而不讓也蓋其爲仁之理自不容讓如孝於父母先讓師孝然後自孝孺子將入於井先讓師救然後救之皆無此理君子殺身成仁豈可以殺身爲讓哉此其不讓之義雖師亦不容讓也

季氏第十六

註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

洪氏率爾一言略無憑據註文遽信從之假如復有

引或人之說指子罕篇爲齊論鄉黨篇爲古論或更顛倒篇次陞其後者於前降其前者於後亦當從之邪何晏集解敘分辨魯齊古三論語本末甚詳言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由此推之齊論異於魯論者問王知道兩篇而已古論異於魯論者重複子張一篇之名而已

餘者二十篇則三論語皆同季氏一篇亦皆同有豈容齊獨有之哉果如洪氏之説古論當是二十篇魯論則十九篇也自古以來未甞聞有如此之説鄭玄合併之後亦未嘗再有更改不知或人何從得此洪氏乃指或人爲據正爲道聽塗説刪之可也

則將焉用彼相矣○註相瞽者之相

瞽者之相蓋取上篇相師之相爲説也相本訓助訓扶元是扶持輔佐之義非因先有孔子相師之言然

後始有此訓也凡其言動之間相與扶持輔佐之者通謂之相如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豈皆瞽者之相邪舊說相謂輔相言其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躋若其不能何用彼相只從此說豈不本分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

寡字之意普指國家資用諸物而言土地人民皆在其中不可專言民少也寡與貧意本無别寡即貧也貧即寡也均謂貧富均匀也貴賤上下各依其分上無餘富下無餘貧雖或貧寡而上下均匀人自安和不覺其貧故曰均無貧也杜甫所謂無富貧亦足正得此意彼無道之世至於以酒為池懸肉為林而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其不均之甚者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民疲於聚斂冉求輩又欲取顓臾以附益之故

夫子責之如此不均云者意不專在魯公無民也若謂季氏據國魯公無民是爲大逆豈可但言不均而已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辨疑卷八 九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浩

四書辨疑卷八

元 陳天祥 撰

論語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註瞰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

經言孔子不見只此一句足以見聖人待陽貨之本心往拜者迫於禮之當往不得已而然也時其亡者終不欲與之相見非爲不誠於已而乃復以不誠報之須其兩停相稱而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旣已聲言往拜而於道塗偶然相遇自無避之之理非欲與之不絕也隨問而對者語話之閒有問則自是有對理之直與不直在其所言之事何如耳只隨問而對亦未可便以爲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亦止是待貨

爲兇愚之人不足與辨所以不辨不必稱爲不詘也

南軒曰在禮當往拜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則不欲

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貨三問而應之如響

者貨蓋不可與言者故不申已之意而遜辭以荅之

言雖遜而理亦未嘗枉也此待惡人之道此說爲當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

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

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程子說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註文說性兼氣質而言二說相較程子之說尤礙為多不知夫子何故不言性之本論性不言性之本而却專言氣質之性則性之本理昧矣聖人言論恐不如此疎謬之甚也性與氣禀本不可相離經中實皆兼有其義註文兼字意當性中止論善惡兩事其言相近者必不指

惡處相近蓋謂人心善處皆相近也人心善處便是性之本豈可謂之非性哉若單言性之本固是無有不善若與氣禀兼言衆人所禀之氣質各有偏處所以性皆不圓不能盡有其善其初只能相近也苟非上聖之資氣質未有不偏者但偏多偏少各有分數之不齊耳偏少者善境多不善之境少偏多者善境少不善之境多天下之人偏少者寡偏多者衆故往往習善則難習惡則易也然在幼歲心猶未有所習

之際雖其氣質各有所偏而於本然之善亦皆不甚相遠故曰性相近也及其漸長各有從習習於善則與惡相遠習於惡則與善相遠故曰習相遠也若至聰至明上智之人以其氣質全正天性所居之境宇周圓雖強使之習惡惡亦無自而入若至昏至濁下愚之人以其氣質極偏其閒無容天性之處雖強使之習善善亦無從而生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也如此通作一章總而論之則天性氣質與其習以相

遠又有非習可移自本至末竭盡無餘此可見聖人之言理無不備未嘗不言性之本也予又推求氣質之源見世有談命之術及相人之術妙其理者皆能道人壽殀休咎性情好惡如指諸掌談命者專論陰陽五行此是論氣相者專論骨法形象此是論質氣乃人生所禀陰陽五行之氣也人之受胎而生也隨其年月日時各有支干相配其所遭值陰陽五行之氣數千變萬化人人不同某處陰或多於陽某處陽

或多於陰其處木或盛於金其處金或盛於木自毫
釐倍蓰至於無算氣之所以不齊者此也又其遠近
之地方殊異古今之世運推移陰陽大氣亦有差別
父母所稟傳流在巳者又常相兼於年月日時不齊
之外又有此等之不齊也質乃人之形質也氣聚而
後成形有是氣則有是質氣既如此不同質亦不能
不異質之所以不齊者此也一身之中不能徧舉只
如人之面貌視其大槩則皆相類仔細詳觀俱各不

同人心不同亦如人面內則五臟六腑外則四肢百節內外形質與心相連通是一氣故其心之邪正皆形諸外相者相其外而識其內也性之所居者心心之所依者身心與身之形質氣脉若四方上下皆無一毫之偏則性在其中無有阻礙乃能全有本然之善若性爲氣質之偏邪所拘則其本體不圓不能全有其善矣氣質與性關連之理大槩如此程子發明出氣質二字固有弘益於後學然亦時有未盡通者

如所謂氣質之性義實未安既有天性又有氣質之性則是性有兩種一身兩性斷無此理性本一也其不同者氣質之偏使之然也氣質何嘗自有性哉性在稟氣形質中與水在器中相似水之本體無不周圓器有偏曲窊凸則水亦不能圓正不圓不正者亦只是此水豈可别爲器之水哉性無氣質之性亦猶是也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註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

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所謂下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此段與上章本是一章三句相連有本有末前已辨

之分之爲二義皆不全或曰之説誠是子曰字爲衍文無復可疑註文以爲承上章而言非也又氣質相近之中六字之意亦差經中只説性相近非言氣質相近也上智之不移由其氣質全正下愚之不移由其氣質極偏子於上文備言之矣正爲氣質之稟絶相懸遠故上智不可下移下愚不可上移也氣質相近之中豈有美惡一定非習可移之理程子又一向只説下愚不移於上智不移略無干涉亦不可通如

云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才字
意昏性與氣質皆是實有之物今於性與氣質之外
又别說才不知指何者爲才也說者皆宗孟子集註
以才爲人之能果如此說語其能則有下愚之不移
則程子之言愈不可曉此才字本自孟子中來孟子
荅公都子問性上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下言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解之意謂孟子既言
性善情亦善才又善遂以才與性情並列一同論其

善惡以爲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似說才爲材質也註文乃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此比程子之說於才字雖有所指之實然材質與能義實不同材質是言其本體能是言其作爲不可混而爲一也語録中或說才爲材料或說資質或說才能又言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又曰能爲善而本善者是才如此之類紛紛紜紜不能徧舉終無明白可曉之理竟不

知才果何物也大槩只是說才本是善不能爲不善及解赦小過舉賢才却說賢有德者才有能者又解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亦說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才與善却有如此分别與其能爲善而本善者是才之說豈不自相矛盾邪才字本有兩義一爲才能一爲材質惟所用處各有不同今此才字若以爲才能之才語其才能則有下愚之不移辨已在前既不可通若以爲材質之才材質專歸下愚而無關

於上智亦不可通孟子中才字字既有其辨矣上智
下愚不移亦有前説程子以下諸才字之説自不須
用程子又言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
至皆可漸摩而進惟自暴自棄者不可化理亦未嘗
既已昏愚之至如何却能有以善自治之美此論正
是反孔子之言為説也孔子以下愚為不可移程子
以至愚為必可移若程子之言果是則孔子之言非
也然世間自有無慧而不辨菽麥者閗鳴蛙屬官屬

私者此則爲昏愚之至雖聖人與居亦不可漸磨而進孔子之所謂下愚者此類是也彼自暴自棄之人多是非不能而自不爲者愚則愚矣非皆下愚猶有可移之理也太甲初亦自暴自棄矣及爲伊尹所放三年而後改過遷善卒爲賢君豈非可移之驗歟雖然若無伊尹道德功業兼重之勢以制之亦不能移此又不可不知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註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

據邑以叛

舊疏云弗擾即左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註文蓋於舊疏中去此一節而取其下文也雖不明指弗擾為誰推所言之事亦是以弗擾為不狃也然左傳或稱不狃或稱子洩未嘗又稱弗擾也又以史記與左傳對考其事所載亦多不同註文與二書皆不相合史記於定公九年陽虎出奔之下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十二年言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公山不狃

率費人襲魯左傳惟十二年有不狃帥費人襲魯之事十二年以前未嘗於不狃言叛也若從史記之說不狃自九年以費叛至十二年猶據費邑而率費人襲魯季氏之於費邑豈有經涉三年不往攻取之理若從左傳之說惟以十二年帥費人襲魯爲不狃之叛而陽虎出奔已踰三年不可謂與陽虎共執桓子以叛也況是時孔子爲魯司寇不狃以叛逆之人而召司寇孔子居司寇之職而欲往從叛人之召皆無

此理以弗擾爲不狃之説不知如何以待别考

吾其爲東周乎○註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註言興周道於東方夫子欲自興之邪將欲輔人興之邪輔人興之將欲遷周王於東方輔之邪將欲君

弗擾於費邑輔之邪是皆不可得知語録曰使周家

修其禮物作賔於王家豈不賢於赧王自獻其邑而

滅亡乎史記孔子世家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

人召孔子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

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語録是誘說周家當如堯之禪舜史記是窺伺時釁欲據費邑代周語録是輭取史記是硬取二說均爲無禮史記爲尤甚聖人之心寧有是哉况欲倚叛人以興聖王之道據一邑以圖天下之功此又昏狂人所爲之事今乃直以爲聖人之本圖何其固執如是邪聖人究抑至此莫有肯爲伸理者悲夫使異端中有能窺見此釁者因而乗之指聖人爲叛逆之人則吾道受

害葢不淺也纂疏又引語録荅門人之説曰若謂弗擾既爲季氏臣便不當叛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於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别有措置此葢以季氏強僭於魯謂弗擾叛之爲是也以臣叛主從而是之不知何義以當時普天下觀之諸侯卿大夫之違禮犯義強僭無上者滔滔皆是也爲其臣者知有不可止當退而不仕必無據人之邑反叛之理若謂弗擾之反叛爲是則其天下之臣於諸侯及爲卿

大夫之家臣邑宰者皆當各叛其主家臣叛大夫大夫叛諸侯以亂敵亂亂益滋多天下國家寧有治邪且前註言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以叛既於弗擾稱是則陽虎亦無不是而註文解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却也說陽貨為亂孔子不見義也二人同黨志同事同而有是非善惡之分此何說也註文又引程子一說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

也觀此所論於本人反叛中而更望其有為不知將為甚事前句欲弗擾有為後句欲弗擾改過聖人之心果何如也況不可有為之人不可改過之人聖人未嘗言無也孟子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此豈不是天下有不可有為之人夫子言下愚不移此豈不是天下有不可改過之人既言聖人以不可改過之人為無又言知弗擾必不能改此却是以不可改過之人為有前既言無後却言有既欲其進而有為又

欲其退而改過反覆顛倒殆不可曉推夫子欲往之心初亦只是見其來召有道之人想是有改悔之意欲往從而勸之使之去逆從順復歸於魯而已其意不過如此豈有與興周道之理荅子路之言上下通看文有宛轉夫字如有二字二者字皆是普該衆人之辭非直指弗擾而言也吾其爲東周乎其猶豈也夫子身在周東故以東周爲諭蓋言凡其召我者豈虛召哉必將聽信我言用我之道耳譬如今此東方

諸國有能信用我者我必正其上下之分使之西向宗周而已我豈與之相黨别更立一東周乎只此便是欲勸弗擾歸魯之意聖人之言辭不迫切如此初將勸令改過遷善以此欲往仁之事也察知其心終不能改以此不往智之事也若乘弗擾之叛欲與共興周道於東方則是無仁無智之舉不可以此揆度聖人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註匏瓜繫於一處而

不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註文正説處止是人則不如是也之一語於匏瓜之諭略無發明與上文磨而不磷涅而不淄不可通説繫而不食者言其爲無知之物也夫子蓋謂我之所往自有當往之理我豈受其磨涅與之同惡如匏瓜之不動不食蠢然不知去就哉

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註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

解小人爲細民其意以爲色厲内荏穿窬之盜已是邪惡小人中間不可再言小人以此爲疑故改小人爲細民也蓋不察小人爲作非止一端或諂或讒或姦或盜或顯爲強暴或暗作私邪或心很而外柔或色厲而内荏推而辨之何所不有譬諸小人者言於衆小人中譬之也荏柔媚也諸之也以色厲内荏之人譬之於諸般小人惟其爲穿窬之盜者可以爲比也註又以穿窬二字分爲兩事穿爲穿壁窬爲踰牆

亦爲少思葢穿壁而入者爲竊盜踰牆而入者爲強盜二者之情狀不同夫色厲而内荏者外示嚴正之色以影人内懷柔媚之心以取事惟以隱暗中穿壁之竊盜方之爲是與彼踰牆排户無所畏憚之強盜大不相類況窬字分明以穴居上而訓門邊小竇竇又訓穴穿窬乃穿穴也改窬爲踰解爲踰牆非也

道聽而塗説德之棄也○註聞善言而不爲已有是自棄其德也

不説如何是道聽如何是塗説但説聞善言而不爲已有觀其大意蓋謂聞善言則當蓄之而爲已用不可於道塗之間傳説與人也予謂聖人教人必不如此所聞之言果善正當廣以傳人若於道塗之間遇有可傳之人傳之何礙傳説與人亦何損於已有哉蓋此章戒人聽人所傳傳已所聽皆不可不謹道塗之間濫聽將來不考其實即於道塗傳説與人如此輕妄則必不爲雅德君子所與故曰德之棄也德之

棄三字文理甚明非謂自棄其德也舊疏云聞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爲有德者所棄也此說爲是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註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何氏之說固是然經中本無不字文不相合東坡謂患得之當爲患不得之蓋闕文也此爲完說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亦爲疾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傷俗之益

衰也

三疾下文所言是也氣禀之偏古今之民皆有之非獨古民為然其所偏處人人不齊亦非止三者而已果三疾為氣禀所偏則今也或是之亡也之一句却是說今民氣禀皆正而無古民之偏也恐無此理況氣禀偏正乃人生自有風俗盛衰蓋教化使然因人氣禀不正却傷風俗衰薄理亦未是夫子止是傷其時風益衰民俗所習漸不如古故有此歎非論氣禀

偏正也疾猶瑕病也言古之民行當時指爲瑕病者有三今民瑕病又與古民不同思欲復見如其古者三等之人今亦不可易得故曰或是之亡也

惡徼以爲知者○註徼伺察

惡伺察以爲智亦說得過然徼本訓抄舊說抄人之意以爲巳有所以惡之此說義明

微子第十八

至則行矣○註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

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

子路乃路行過容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丈人既欲自滅其迹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彼之出行果因何事不可得知未須如此億度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註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夫子使子路去時畧無一言至其迴來纔爲此說義

有未安況古今天下印本寫本皆未嘗見有添此二字者惟此福州一寫本有之其說義又不通不宜收録刪之以斷後人之疑可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註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四乳之說經中本無今人又分兩說有說四箇乳爲四乳者有說四産子爲四乳者一身四箇乳四産生

八子事皆怪異不當贅於聖經成王時人宣王時人亦無實據荒妄之傳皆不可取

子張第十九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註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君子不為也之一語此甚有疾惡小道之意必是有害聖人正道故正人君子絕之而不為也農圃醫卜皆古今天下之所常用不可無者君子未嘗疾惡也

況農又人人賴以爲生其尤不容惡之也註文爲見
夫子嘗鄙樊遲學稼之問故以農圃爲小道此正未
嘗以意逆志也蓋樊遲在夫子之門不問其所當問
而以農圃之事問於夫子夫子以是責之耳非以農
爲不當爲也古人之於農也或在下而以身自爲或
居上而率民爲之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莘野后稷
播時百穀公劉敎民耕稼未聞君子不爲也又農圃
醫卜亦未嘗見其致遠則泥也蓋小道者如今之所

傳諸子百家功利之說皆其類也取其近效固亦有可觀者期欲致遠則泥而不通雖有暫成不久而壞是故君子惡而不爲也農圃醫卜不在此數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註孟莊子魯大夫其父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難

註中不見難能之理義有未盡南軒曰莊子之不改

意者其政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葢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胡寅曰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於已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難主滹南謂二説皆有理胡氏之説尤親予意亦然

堯曰第二十

天之歷數在爾躬○註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

節氣之先後也

歷數既以天言當是天之歷運之數鄭玄妄引圖讖爲說固不足道而註文不肯顯言天數亦恐涉於妖妄也然天數自有本分說處顯言何礙大抵人能成德於身成功於世無非天也書言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亦是見有盛德大功乃知天之歷運之數在其身也此連下文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凡四句皆虞書大禹謨舜以命禹之文末

嘗又見堯以此言命舜也經言堯曰咨爾舜今不可考況此四句乃是於大禹謨篇中零散採摘湊合在此非舜命禹之全文也又通看一章經文自堯曰至公則說語皆零雜而無倫序又無主名不知果誰所言古今解者不爲少矣終不見有皎然明白可通之說亦不見有公心肯言不可通解者惟東坡謂此章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顛倒失次不可復考王滹南謂此說爲近人情予與滹南意同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註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之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非為政之體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猶無訓均之例解猶之為均之亦甚費力語錄曰史家多有此般字此言亦似未真既言多有却不指出一字為證學者不得無疑也又出納之吝與上三惡亦不相類若以項羽之事論之雖有司亦不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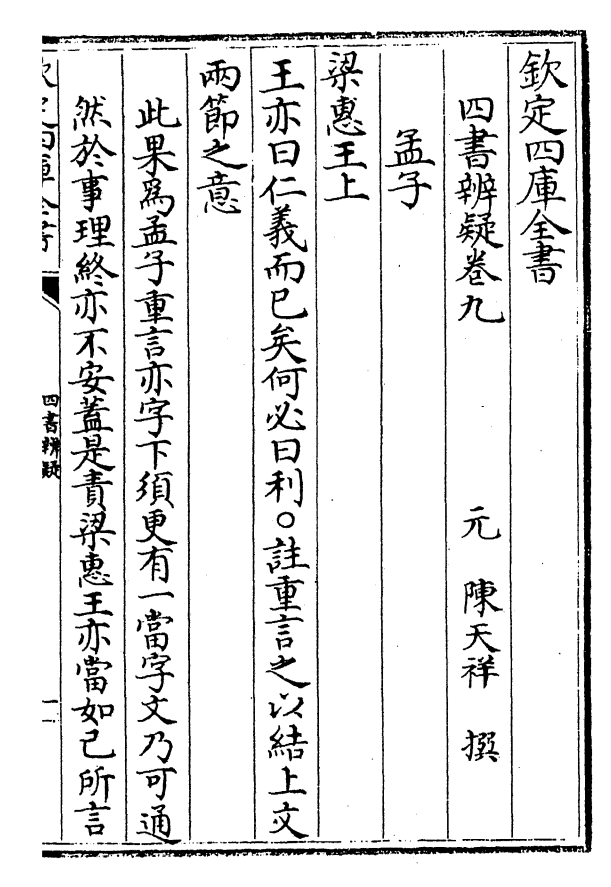
經中或有脫誤闕之不講似亦無妨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註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

君子當知之事非止三者而已知斯三者豈可便以爲備乎果如尹氏之說則三者不可相離闕一則爲不備也然三者其實各自爲用未嘗不可相離也夫子之言亦只是汎舉學者之急務非以三者總包君

子之事也又所謂弟子記此以終篇者亦爲過論論語一書皆其諸弟子集記聖人之言記盡則已非如特作一篇文字前有帽子後有結尾也尹氏之論斷不可取

四書辨疑卷八



四書辨疑卷九

元 陳天祥 撰

孟子

梁惠王上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註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果爲孟子重言亦字下須更有一當字文乃可通然於事理終亦不安葢是責梁惠王亦當如己所言

而言此世俗所謂我相話者是也大賢氣象正不如此若只解爲梁惠王語文與事理俱順而註文不取者其意必謂開納仁義之言乃賢君之事非梁惠王所能及也蓋不察其本情此乃辭窮理屈不得已而面從之言非誠心也舊疏云惠王悟孟子之言爲是而以己言爲非故亦以此應之此正犯註文不取之意其實梁惠王何嘗能悟此哉其說歸之梁惠王者是也其所以歸之者非也宜曰惠王心實未以爲然

特以辭屈面從之也

不日成之○註不日不終日也

不終日三字意昏學者猜爲兩説一説不終一日而成一説官無督責之嚴民之役作每不至於終日也未知註文果主何説若言不終一日而成非有司督責嚴急必不至此不可謂之勿亟也況臺沼之功實無不終一日可成之理經之營之亦是緩慢之辭非有急迫速成之意若謂民之役作每不至於終日却

無庶民子來之勤意二說義皆不通不日二字人所常言如唐太宗謂眞珠可汗不日爪剖之李德裕謂上黨不日有變蓋皆言其日限不遠也不日成之者猶言不多日而成之也

王好戰請以戰喻○註闕

願比死者一洒之糜爛其民而戰之此皆惠王好戰之事也夫以移民粟重惜民命仁也好戰殘民不仁也二者不容兼有猶水火之不可並處也今梁惠內

實好戰外邀仁聲汲汲然望其民之多於鄰國原其本情蓋欲誘集衆力以爲戰鬭之資其爲不仁也甚矣孟子首以王好戰爲對者蓋所以明其窮兵嗜殺暴棄民衆與鄰國無異移民移粟非有仁愛之實心也下文五十步百步之喻正謂此也

塡然鼓之〇註塡鼓音也

塡本訓塞訓滿若直截解爲鼓音似爲未當蓋鼓音滿軍中之意也舊疏云鼓音充塞盈滿於戰陣之際

此說義完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註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

註文不明似有不肯盡信孟子之意夫禁數罟斧斤不為暴殄戒傜役不奪農時以王政言之蓋萬世不

易之常法今皆以爲爲治之初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之則既治之後當遂不可用邪恐無此理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註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經言五十七十亦是大約言其衰老之年四十以後年近五十六十以後年近七十皆在其中未嘗額定

必須年至五十方纔衣帛必須年至七十方纔食肉也今言未五十者不得衣未七十者不得食假使桑蠶饒足雞豚蕃息而全家數口之中未有五十七十之老者則四十九歲以下亦有得衣帛者六十九歲以下亦有得食肉者豈有限定不得之理說者但言年近五十者可以衣帛年近七十者可以食肉義理自足不得衣不得食之兩句姑置之可也

黎民不飢不寒○註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

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以黑髮為少壯之人所以別其五十七十之老者也然以黎民比黔首文理不同黔有首字相配為言則語意自圓黎民中閒本無髮字訓黎為黑是為黑民欲為黑髮之民文不全矣黎本訓衆又訓黑所用各有不同詩書稱黎民者先儒皆解為衆民不聞有異近世始有黑髮黔首之說文公詩傳東萊讀詩記解民靡有黎亦皆訓黎為黑說為黑首之民此更難

道單一黎字又在一句之末其下別無字義黎既訓
黑止可解爲民靡有黑不知黑爲何物也此乃眼前
一字之義何其不思之甚邪餘皆勿論此黎字亦止
當訓衆蓋言五十七十者衣帛食肉其餘衆民亦不
飢寒衆字之義與老者自有分别不必直言黑髪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註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

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孟子於此蓋反上文兩節之意爲說初以不知發而歸罪於歲者諷喻梁惠王當自責己復引剌人而歸罪於兵者轉以喻罪歲之喻凡兩曲折皆假設比方之言令乃直認爲梁惠王眞實事迹誤矣如曰非我也歲也非我也兵也世閒未嘗眞有此等事亦未嘗眞有此樣人蓋其比況之閒自有如此抑揚之理正

在以意逆志以求之耳況其所喻之情狀與彼梁惠王所行事迹亦甚易辨一則移民粟以致衆將内之於戰陣之間雖糜爛之而不悔一則坐視其民飢餓至死而不救曰彼歲爲之何預我事彼爲強横有作爲之不仁此爲弛縱無顧藉之不仁既已爲彼必不作此併以加之非通論也又言所移特民間之粟者此蓋見其移粟與不知發相窒故爲此説以避之耳然亦自有本分説處不必如此迂曲之甚也蓋梁惠

王移粟之意止是欲張聲譽邀結人心非有恤民之實念故孟子以不知發爲諷其閒或更虛爲形迹而實無所給或所給薄少而無補於衆是皆不可得知今直以爲民閒之粟何所據邪所謂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者此又指梁惠王爲其民因歲凶飢餓致死而不加多也意又悖矣彼以告孟子之意蓋以移民移粟爲已盛德宜爲遠人所歸戶口增多於鄰國也既而恨其竟不加多止是怨恨鄰國之民不來

歸已何關於歲之豐凶哉下文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為明證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註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

此又説孟子欲使梁惠王真不罪歲誤益甚矣王無罪歲者請王不以罪歲之心為心也非謂實不罪歲也不以罪歲之心為心不專責人而自責已則必能改修善政施實德於民則天下之民至焉而民多於

鄰國也以此觀前節恨其民不加多之意果不在於
歲凶也明矣
願比死者一洒之○註比必二反比猶爲也言欲爲死
者雪其恥也
夫東敗南辱西又喪地皆惠王之恥經既明言寡人
恥之止當順本文爲說今言爲死者雪恥戰以君命
戰死以國事死彼何恥哉比當讀爲上聲比猶比方
倣倣之也蓋將不顧其生願倣前之戰死者與敵決

戰以此幸勝而雪其恥也

無以則王乎○註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王謂王天下之道

以既爲已王又當讀爲去聲從而讀之文皆不順止當各從本字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

言王道可乎

是乃仁術也○註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

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

齊宣王偶見觳觫之牛與其乍見孺子將入井時心本相似卒然爲不忍之慈所迫惟是急欲救免其死而已此心於此時恐不暇如此安排若顧念釁鐘而用如此之巧乃是人欲之私非本然不忍之善心也今以一術字之故周折至此孟子之意果如是乎曰

定不然也此於經文自有明説見其生不忍見其死只此便是仁術大抵不忍之心易以及人難以及物或有施及於禽獸者必須因有見聞而後發不見不聞者此心無自而及之也故雖上善之人不見觳觫之狀者未嘗不忍見其死不聞哀鳴之聲者未嘗不忍食其肉齊宣改用未見之羊亦此理也何巧之有哉術訓方術又訓邑中道令亦止當訓道葢謂仁心接物之道路也見牛觳觫可憫之狀則此心有路以

及牛未見羊之可愍之狀則此心無路以及羊心之來路必須經由目之所見其理自有如此曲折象其邑中之道而言故謂之仁術孟子之言曲盡仁心妙用之理學者須靜思之然後可得今之儒者止是註解前人之言未聞有能自說如此一言者欲以解經之文而與孟子為比難矣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註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是以二字乃是因上起下之辭此句續上文爲義本言不忍之心自然不欲以近庖廚也今加必字又曰預養却是力行自修之道與本然不忍之善心不同況仁乃己所固有我欲仁斯仁至矣復將廣何術而爲之乎若言養是心以廣仁術則可謂廣爲仁之術則不可然則養仁心廣仁術亦豈專於遠庖廚而已哉

爲長者折枝。註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以折枝為易為之事此學者共能知之然須說到與長者二字相合處方是今言折草木之枝止是單取折之之易此於長者有何干涉果長者之命於此有必用之理有則方可折無則乃不可然後此說可通不然為長者二字於文為贅當時何若便不說此三字直言折草木之枝語人曰我不能顧不順快邪又何須長者之命哉經文既言為長者折枝則折枝之義屬於長者其為不可相離之物甚明上下語脉須

有關連豈容一句之内而有如此支離不相照管之理只以語法律之不言草枝木枝但云折枝不成語矣況草木之枝亦有堅脆大小之不同脆而小者折之固易若樹木之枝既堅且大者伐之而匪斧不克豈可一槩言其易折哉舊說爲長者按摩手節此以枝爲肢體之肢字義本是然所謂按摩手節者事却迂僻亦不可取爲長者屈折肢體止是卑幼之於尊長常用易爲之禮貌耳如斂手屈膝折腰之類皆其

事長上之禮也説者冝云枝與肢通用折枝謂斂折肢體如斂手折腰爲長者作禮也此與徐行後長者意正相類皆言不難爲也

刑于寡妻○註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

謙辭之説是非甚不難辨妻乃文王之妻詩是國人所作豈容有此謙辭哉況寡人爲寡德之人乃人君自謙之辭以此稱妻未見其例或曰邦人稱邦君之妻曰寡小君亦謙辭也豈非例歟予應之曰此惟稱

諸異邦則可稱於國中則不可謂為寡德之小君則可謂為寡德之妻則不可毛氏詩注寡妻適妻也意則當矣但辭語太簡說不分明鄭氏箋寡妻寡有之妻言其賢也此亦迂說斷不可取刑于寡妻至于凡弟以御于家邦分明說文王之化自近以及遠自寡以及衆此寡字止是單寡非衆之意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亦惟正后一人為妻妻惟一人故以單寡稱孔穎達正義適妻惟一故言寡此說為當蓋亦

毛氏之意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註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前註言推恩次第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其說當矣繼云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此蓋指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謂反之也引下註與本經支離自此爲始蓋以不殺釁鐘之牛謂是恩偏禽獸以此爲愛物重長之説誤亦甚矣至於野有餓莩廄有肥馬之類薄棄民人厚恤禽獸此其爲愛物之私也計彼齊宣所爲類此

者蓋亦不少但此捨牛一事特出於一時之不忍乃是人之固有之仁偶因遇物發見於外此天理之至公與彼私愛之心自是兩岐非難辨也孟子既言是心足以王矣則此心爲至公之心本非有愛物重長之私豈不甚明孟子全章曲折引喻皆是譏其不能推廣此心何嘗以此心爲不善謂其有反之之意哉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言王之此心能自推而廣之雖於異類難及之禽獸其

恩亦足可以及之也今於同類易及之百姓其功效猶且不至者乃是不曾推廣此心也獨何與者偏何如也猶俗言偏爭甚也蓋上文先言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以彼校此均是不善推恩彼此無異故言獨何與也此與吾力足以舉百鈞一段文勢相同試引證之其說自見又足以二字乃是預期事效之辭今恩足以及禽獸此但言其恩之可及非言已及也如謂推恩足以保四海非謂已保四海也知此則知孟子

之言本不謂齊宣之恩已曾實有惟以及物不以及人之異也由此觀之齊宣於觳觫之牛既無偏私之心孟子之言又未嘗謂其有反之之意所謂重長輕短之心果安在哉語意關緊處正在足以二字註文却特删去不用直言令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易無爲有以就重長輕短之説違本經之義遠矣孟子請度一節本以結上文之意也權度所以喻心也物皆然心爲甚者言以物度物皆有如此可凖之

則故曰物皆然也物雖皆有如此之則如稱尺於度量之閒終亦不能無毫忽之差以心度心無不同者凡巳所欲即人之所欲凡己所惡亦人之所惡其則又準於彼故曰心爲甚也施諸巳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此加彼推巳及人是皆絜矩之道所謂度也上文言之備矣王請度之者請王如此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註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𣪍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孟子前言推己及人之事此言危衆快己之事蓋反前説故以問王欲觀所荅之意耳本與上文請度之事無相干涉以此爲度甚無依據然其必須辨者前已辨之餘亦不須盡舉也

梁惠王下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註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註文以變色爲慚舊説爲恚怒其實慚怒兼有之慚者慚已所好之不正而爲孟子所知怒者怒莊暴不爲已隱輒以告孟子也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者此又拒孟子之言恐其言先王之樂以正已之不正也餘見下説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註范氏曰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

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

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

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

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

同

此蓋謂孟子勸齊宣王以其所好世俗之樂與民同

樂是謂救時之急務也彼世俗之樂即鄭衛之聲也

范氏謂孔子必放鄭聲孟子則不同亦是以孟子所

言今之樂爲鄭聲也此聲之爲物也荒靡淫泆易以

感人故好之者衆孔子疾惡必放之者爲其深有害

於世也孔子惡其害世孟子取以救時斷無此理孟

子一書無非救時之急務而皆本於正道枉尺直尋

固所不爲未嘗見有輒與孔子不同枉道以從時好

者況世俗所好淫邪之鄭聲雖區區之齊宣王尚知

慚其不正今乃反以爲孟子所先之切務是何期孟子之淺也孟子初荅莊暴王之好樂齊國庶幾之言本欲爲王言先王之樂使知爲治之本耳及見其有慚怒之色又言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則前欲言者爲其所拒而不能進故就其言以誘之使其心順氣和以聽已之所言而已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者此特引下句之意與其所以荅莊暴者言辭雖同其所言之意則異矣今之樂猶古之樂者此是繼上

句以解齊宣慚怒之氣葢皆將就引誘之辭非實謂古今樂同而有勸用今樂之意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註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此又指孟子勸齊宣王以所好之樂與百姓同之是爲同樂也孟子問齊宣衆樂獨樂多樂少樂非是勸其與衆多之民同觀所好之樂而已也此特引喻使知廣與衆民同樂之實耳孟子與齊梁之君言其與

民偕樂同樂者非獨此也皆以省刑罰薄稅斂樹藝畜養不奪其時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父子兄弟無離散之悲是謂與民同樂也上註言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大意本是至此却說好樂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若無仁政善治之實但與百姓朝暮同觀所好之樂恐終無同樂之期亦無天下之民歸之之理好樂同者未見其是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註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

註文葢取左傳臧僖伯諫隱公之言爲説也四時惟冬爲農隙冬狩講武必然之道餘三時農本無隙四時田獵雖各有名未必春須蒐夏須苗秋須獮也此葢或時有之因以爲名耳如宵田曰燎豈必夜夜須獵邪皆於農隙講武恐未然也

今也不然○註今謂晏子時也

今字之意本指景公輩而言改晏子爲景公則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註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

註文初亦訓睊睊爲側目胥爲相然於通解處却皆置而不說又於民乃作慝一句亦不再言民字誤皆不淺試皆依其訓釋復使睊睊與胥字民字預在說中取經文相對通爲一讀乃是民不勝其勞而側目相謗民乃作怨也語意差互殆不可曉舊說在位者

側目相視更相讒惡下民化之而作慝惡也此説本是蓋昏亂之世賢人退隱姦貪掊克者在位聲利富貴之間互相攘奪而爲側目相視交互相讒乃其常態蚩蚩之民何嘗有此就使不勝其勞而起謗怨止是同辭歸怨於上而爲蹙頞相告而已自相謗怨無此事理又況民乃作慝一句既有民字别其文勢則上句眀眀胥讒非民明矣又訓讒爲謗亦似未當讒之與謗雖皆務爲發人過惡要之自是兩事謗則揚

人之所有讒乃構人之所無謗每成於下怨讒必因其上疑謗宜多黨讒喜獨行謗爲顯毀讒主暗傷其爲兩事甚明合而爲一未見其是以慝爲怨亦非惟君所行也。註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此謂晏子欲使景公自擇可否而行也是豈人臣忠諫之道哉上句既言先王無流連荒亡之事便是直欲景公亦不爲此豈有任其自擇之意惟君所行一

句蓋言君欲為此則是先王所不為者惟君行之也下文畜君何尤止為此句言直有犯故特明其畜止君欲非為過也信如註文所説既無犯顔可尤之言則尤字之義定指何事而言也

畜君何尤。註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

能字意悖既能畜止君欲如何却宜為君所尤已稱其能又言心何過哉上下語脉都不相應必須先有

可尤之言然後明其心本無過語意乃圓宜云此以晏子惟君所行之言切直有犯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與前註之誤可兼通矣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註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

世臣親臣分爲兩意文辭義理俱不可通名雖有二其實一也然須説世臣在宣王之後則當時親臣便

是後來世臣之祖所謂一也若説世臣在宣王之前以爲祖宗以來勲舊之臣與宣王時親臣不得不分註文正指祖宗以來勲舊而言故與親臣分之爲二準此以觀經文説世臣處止是有世臣之謂也一句而已下句却便别説親臣世臣之説下無結意親臣之説上無來意自此而下不復有闗世臣之意孟子之言何其首尾不相照管而無倫序如此邪所謂世臣與國同休戚親臣與君同休戚者葢是世臣不必

忠於君親臣不必忠於國此又迂曲甚矣豈有忠於國而遺其君忠於君而遺其國者哉況親臣止同其君一身休戚國之休戚略不關心乃是姦回諛佞之人所謂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孟子何必諄諄然專勸宣王畜養此輩邪解經者須要先識主意然後解其文辭則不亂矣此章主意本爲宣王薄遇臣下輕用誅黜而言故國世臣乃是推明後事以警宣王非有關於既往也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者言其

世祚長遠而爲故國者由其有親信大臣子孫相繼世爲輔弼之臣也王無親臣者言王用人不擇賢否輕爲黜退果於誅殺昨者進用之人今皆不知其何故而不在所以人心不固而無親信可爲世世輔弼之臣也後乃歷言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皆曰可殺察見其實然後用之去之殺之者皆所以教宣王改其素習慎用誅黜愛養賢能與相親厚以收將來世臣之用則社稷永安而爲故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

父母也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註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

國君進用使居顯位有官守職事之人一旦挈家亡去恐無朝廷不知之理此章大意說已在前亡不在也葢言進用之人動遭誅黜今皆不知何故而不存在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註鎰二十兩也

國語以二十四兩為鎰先儒皆宗其說趙岐註中惟見解此鎰字為二十兩孫奭正義已嘗引國語及鄭玄之說以正之謂趙註誤為二十兩孑謂孫奭正其二十兩之差是也謂此為趙註之誤却為未當後篇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趙岐註云一百百鎰也一鎰二十四兩也以此證之二十兩非趙註之誤乃後人傳寫之差二十下脫一四字耳註文不取二十四兩與衆同者而乃專取二十兩與衆異者不知何謂說

者又多以萬鎰為璞玉斤兩之數是亦不然萬鎰之重計該一萬五千斤未聞璞玉能有如此之大者也趙註以為言其衆多蓋謂以衆多之玉積累至萬鎰之重也此說更無斟量且其衆玉相雜大小必不能齊或斤或兩湊合成一萬五千斤之重計其箇數之多將有三五萬數孟子以璞玉為一國之喻但指一玉而言足矣安用如許之多邪鎰字雖以斤兩數目為義亦只是金之兩數玉之良否不在斤兩輕重鎰

非玉之斤兩之數也萬鎰乃是玉之價直其價可直萬鎰之金也

必使玉人雕琢之。註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

不敢自治乃是自能琢玉但不敢耳凡其有玉付之玉工者豈皆自能雕琢玉哉玉之主人但能與玉工一同詮量度其玉材作何器物如此而已至於琢磨雕鏤手效其成則在匠者蓋所以喻其君人之道理

當務在任賢而已非謂不敢自為也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註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

虹霓晚見於東則晴早見於西則雨此世俗之所共

知者詩云朝隮於西崇朝其雨然則虹不專主於止

雨也甚明果虹霓專為止雨之物大旱之際何苦望

於此哉

后來其蘇○註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

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

蘇與穌通用穌有三訓息也舒悦也死而更生也息者疲困而得休息所謂穌息也更生者既死而再生所謂復生也既言復生又言蘇息義不一矣平易言之兩義中蘇息爲是

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註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穆公既知民怨其上必須審察致怨之由罪其有司之弛慢殘下也今穆公畧不言有司之過專欲誅殺

其民者蓋由不知民之平昔所畜之怨也孟子正爲穆公不知故告之如此註文不當以疾字歸之於民乃是穆公疾惡其民之薄於上也南軒曰鄒穆公疾民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此爲得之

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註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民亦爲之死守之說言其既往之驗則可孟子本敎

滕文公方來之事豈可便以此語許之邪況效死守國止當責在文公經言效死而民弗去其責之之辭不在文公却專在民且孟子方與文公對語而曰民弗去者不知此語却與何人酬荅也民字本衍宜準下章效死勿去爲正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註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

臧倉之所能爲也

諦觀人之行止亦有非人使而自行非人尼而自止者其間蓋有事物使然非皆必在於人人亦在其中矣事物所使事物所尼皆天也說者宜云人之行必有事物使之者其止必有事物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固有天命而皆非人自能也我之不遇魯侯豈臧倉之所能爲哉

行止非人所能也○註闕

中原古註本行止非人之所能也有之字則文備葢自宋氏南遷之後南方本傳寫之差耳

四書辨疑卷九